

順德溫氏傳奇



主編：溫榮欣

貳零零玖年拾貳月

目 录

第一章：

第一节：前言（温氏本源）	1
第二节：岭南温氏开支	5

第二章：顺德温氏流传各种动人历史故事整理

（1）：拿错信号香，误得十四皇子黄金	6
（2）：白鹅潭丢金	7
（3）：水浮莲与温氏的民间传说	8
（4）：任夫人：小小一品足矣	9
（5）：善心的温氏一品夫人“骨簪二太”	11
（6）：帝师温汝适舍命修堤	11
（7）：能文能武温汝能	21
（8）：温郎（温汝遂）墨竹招郎蟹	23
（9）：龙山历史上最轰动的第一婚礼	24
（10）：温子绍敢为天下先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人的创始之举——海东雄炮船）	25
（11）：鸡大姐（叫鸡鬼）	29
（12）：温平海口退大贼	30
（13）：大小姐唔食芽菜羹	31
（14）：晚清带辫遗老，爱新觉罗·溥仪老师温肃	31
（15）：称誉岭南画坛30余年的大师—温其球	36
（16）：温肃女婿周耀东临危解围	45
（17）：龙山的一个典故	46
（18）：神迹?	47

(19)：温肃亲家兵丁闹广州——黑豆风云	48
(20)：温氏祖祠斗三煞	50
(21)：龙山“土皇帝”温平	51
(22)：广州番禺万顷沙——温氏主要封地	52
(23)：硕果仅存的近现代画家温少曼	53
(24)：张之洞以“贪污罪”巧救温子绍	56
(25)：温子绍研制成功的单级及三级分离火箭比我 国现有记载早了71年?	59
(26)：温子绍——顺德首间机器缫丝厂	61
(27)：温子绍——我国的首支自动步枪	63

第三章： 小说《蚊子船传奇》	65
-----------------------------	----

第四章： 下集写作内容	220
--------------------------	-----

第五章： 关于温子绍奏折	223
---------------------------	-----

第六章： 温氏墓群保护及温氏宗祠维修及 组建温氏宗亲联谊会日记	228
---	-----

第七章： 温氏宗祠入伙及清明温氏联谊酒会 部分精选图片	246
---	-----

第八章： 后记	254
----------------------	-----

第一章

第一节 温氏本源

（温荣欣整理）

顺德温氏是顺德历史悠久的望族。歌谣（龙山路歌）有唱：

**湛华园 真清秀，温府人家屋宇周；
阴宅更兼阳宅奏，功名科甲出人头。**

顺德亦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在顺德的历史里，各姓氏争相辉映，均有着悠久和辉煌的历史。而将整个姓氏的历史系统整理成书的尚没多见。我经过十多年的搜集加上数十年以来的听闻加以整理，将温氏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典故整理好，再编成小故事。小说围绕一些真实的故事，也有一些老一辈家喻户晓的传说，目的是让后人多了解先人的历史，让先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鞭策后人不断奋发努力。

温氏历史上溯至黄帝重孙帝喾後裔周武王，其子唐叔虞封于唐（晋国），唐叔虞的第十九代孙郤至被晋文公封于温（即河南温县）。郤至也就是温氏始祖。

当时晋国的军制是四军八卿，而郤家仅一门就占据三卿，此外还有五个大夫（例如郤至的弟弟郤穀，在前578年晋秦麻隧之役、前575年晋楚鄢陵决战中都是担任国君的御戎，即为国君驾战车，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而且表现优异），郤家在军中地位自然十分显赫，所谓“其家半三军”，在这个意义上也不算夸张。

从郤家自身军事实力来看，早在前592年，郤克请求攻打齐国，晋景公不允，他又请求带自己家族武装（私属）去攻打，可见家族势力之大。现在又经过近20年的积累，自然更加惊人，“其

家半三军”，从这个意义上也不算过分。正是由于其权倾朝野及自身的骄横，导致了郤氏的灭亡。

1、栾书陷害

栾书对“三郤”出手的根本原因自然是两家矛盾的逐步积累和激化，直接原因就是三郤在去年的鄢陵之战中风头完全盖过了自己，以及两家对鲁国外交的争夺。

栾书的出手方式，是阴谋——他最擅长的阴谋。

根据叔向的回忆，栾书执政期间相当简朴：“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宫不备其宗器”。这样的实力跟郤家明斗，应该没有希望。

阴谋的切入点，是去年鄢陵之战中楚国的俘虏——公子伐（《国语》称“王子发钩”）。以把他释放为交换条件，栾书让公子伐向厉公告发：“战前，郤至派人给楚王送信，说是晋国的援军还没有来，趁机交战一定能打败晋国。郤至的目的就是想让晋国失败，自己迎接孙周（后来的晋悼公，流亡在周王朝）来做国君！况且，在战场上，郤至本来可以俘虏楚王的，但他有意把人放了。”对于一个国君来说，君位被威胁永远是最危险的，听到这样的诬告，所有的国君都会宁信其有。

厉公找栾书讨论这件事，栾书自然顺水推舟：这个事恐怕是真的，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在战场上冒死接待楚王的使者呢？至于篡位的事，您可以派他到周王朝去出使，看看他的行为。”厉公将信将疑，也就采纳了。

栾书赶紧给孙周送信：郤至来了，见他一下。——早早结交孙周的恰恰是栾书！

这样以来，一切罪行自然都“坐实”了。

在栾书，自己的行为无非是与郤家在斗争，而对厉公来说，处置三郤只是自己剪除权臣的一部分，下一步就是栾家了。栾书可能没有洞察厉公的意图，即使有所察觉，把国君的矛头对准郤家，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也是上好的选择。

2、厉公发难

也许厉公也早看穿了栾书的计谋只是一场权臣之间的斗争游戏，他先拿三郤开刀，主要还是基于自己的考虑。

首先是急于向郤家复仇的胥童向厉公建议：一定要先除掉三郤。他们家族强大，仇人众多。除掉大族，国君的权威就不会再受到逼迫；讨伐大家讨厌的人，也容易成功。

一个意外事件则使厉公最终下定了决心：一次厉公组织群臣打猎，郤至射杀一头野猪，准备献给国君，不想野猪被厉公的心腹侍人孟张抢了去。郤至哪受得了这个，干脆顺手又一箭，射杀了孟张。

这下厉公真受了刺激：“季子欺余！”

3、“三郤”会议

厉公及其亲信的计划应该是加密的，但以郤氏的的触角，风声还是传到三郤的耳朵里，“三郤”马上召开紧急家庭会议，讨论对策。但由于关键时刻意见反而不能统一，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郤锜：国君要对我们不利了，我的意见是，马上召集我们全家族和同党的力量，群起而攻之。即使不能胜利，也要让国君面临危险，如何？

郤至：不同意！人所以立身上，靠的是信、智、勇三条。

有信者不会背叛国君，有智者不会害民，有勇者不会作乱。抛弃了这三条，谁还会帮我们呢？臣子是国君的臣子，国君杀自己的臣子，有什么不对的？如果现在作乱，必然连累更多无辜的人和我们一起丧命，即使想保全自己，可能吗？还是等待国君的处置吧。我们郤家是受到国君的恩惠才建立了党羽，有了党羽反过来又和国君拼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

——郤至的军事和外交才干是“三郤”中最突出的，但有时候真的是迂腐得可以。例如，前579年，晋楚第一次议和，郤至到楚结盟。楚国迎接他，用了诸侯相见规格的音乐，吓得郤至赶忙避让，不敢进门。而现在的严峻时刻，居然还是坚守传统贵族“伤国君有刑”的道德准则，不肯反抗。而他的意见也居然被通过了！

应该说，郤锜主动攻击的主张是下策，但郤至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引颈就戮了。按照郤家当时的实力，即使主动叛乱、即使不得人心，即使最终失败，也必然是一个很艰难、漫长的过程总之绝不会死得这么“干脆”。

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分析，郤家在会议后基本没采取任何防范的措施，真的是等死了。《国语》称三郤“皆自杀”，很中肯。

4、陈尸朝堂

前574年12月壬午日，胥童、夷羊五帅甲士八百，准备攻打郤氏。长鱼矫认为没有把握，请求用计谋解决。

长鱼矫与清沸魑拿着戈，作打斗状，边闹边来到郤府，假装要打官司。而三郤毫不防范，在家里组成临时和议庭，就地讨论“案件”。长鱼矫、清沸魑出其不意，一击致命，郤锜、郤犇登时身死。郤至一看不好，扭身奔走，嘴里说着：“逃威也（躲避国君的威严）！”——还在迂腐。长鱼矫与清沸魑追上，以戈杀之。

八百甲士随之掩杀，郤氏被灭。

百年大族，一朝灰飞烟灭，三郤的尸首被陈列在朝堂示众。

这次事变还没有终结，随后厉公因为优柔，反被栾书杀死——不过这些已经和郤家无干了……

5、郤氏飞灰

郤氏是一家繁衍兴盛百年的大族，此次清洗再彻底，似乎也不可能杀掉所有的郤姓。例如郤至，后人称为“郤昭子”，有这么好的谥号，说明他的后裔仍有留存。

郤至的弟弟郤穀（步穀），此后也没了音信，很可能是同时遇难了。

郤至因采邑封于温，周天子称之温季，被誅後其裔以邑爲氏。温姓乃其中出于姬姓（周文王姬昌）三十三姓之一，汉唐以来，历居太原。

第二节 岭南开支

岭南始祖温敬，字周穆，号文宁 又号东升。江西吉安府同知授敕提刑领南知南雄府事，任满后居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珠玑里，葬于崖门猫山。据载 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癸酉 以贾似道煽害胡妃，珠玑里有匿皇妃之嫌，众惧于咸淳十年甲戌正月甲子夜乘木筏南迁。师舜乘木筏于广州路南海（现顺德龙山），因四周泽国，故择高地而居；东升公留中孚侍左右迁徙至惠州，七月徙于潮州浅湾，十二月徙于井澳，于戊寅六月徙于碙州崖山；其余，长子中理徙于南海，次子徙于东莞；第五及第六子后来生于新会崖门；第七子宗隐未见于族谱及文宁公碑文（后于2007年前后刻上）。

第二章 顺德温氏历史故事

温荣欣主编

温氏作为轰动一时的大家族，流传着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它影响着我们两龙的历史文化，现我走访多年，将它们记录下来。

1: 拿错信号香，误得十四皇子黄金；

早期的温家原来世代是乐于清贫的布衣，在康熙末年，20出头的天诏公为了谋生，到广州某地当了一个小看更。

在一个晴朗的冬天，天诏公人有三急，跑也似的来到路边的厕所里如厕。当时是还没有电灯的，天诏公看到旁边庙门口有一扎很高看上去很高级的香，当时也想不到这么多了，就顺手拿到厕所当照明用了。

方便完毕，天诏公忘了把这一大扎香插回原处就径直走了回家，到了家门口当他发现手里还拿着香时，就顺手把香插在自己的家门口了。半夜1点，有人敲他的家门，一班如狼似虎的工人说有货到了，有几车棉花，天诏公也纳闷了，这是我的家啊，又不是铺，何来的货呢？来者也不管这么多，一箱一箱的就径直放到入他的房中，放完也不管这么多了，径直走了！

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啊，天诏公双手颤抖的打开布袋，天啊，棉花里都是黄澄澄的黄金啊，天诏公如在雾里，更象在梦里，但天诏公生性纯朴，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乡民，他竟傻傻的等了一天又一天，盼望来者能早点把货取走。但一等就两个月了，还是渺无音信。天诏公在这一年受老板之命，跟车到京师办货，在长安大街，他无意中在街上见到了一大群人前呼后拥似的，但神色却是很失落，大家赶忙回避。在路旁的市民纷纷说恭

迎14皇子，天诏公第一次上京师，而且还听说来者是皇子，他马上想上去看个稀奇了。但当他挤到前排一眼望过去，这一望不打紧，却让他吓了一跳，14王子旁边带头的护卫不就是当晚送货来的工人吗？

天诏公马上想到了这批“货”了，这时，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马上跑到轿前跪下，把这批货的事向14皇子说了个明明白白，14皇子马上吓了一大跳，因为这些黄金是用来有特别用途而放在广州这个他认为很隐蔽和安全的地方的，想不到居然搞了个阴差阳错。但他又转念一想，想不到一个乡下村民居然是如此的老实无贪念的，我倒不如先将错就错，把黄金放在他家可能比放在任何地方更周密和安全，现在四阿哥（皇上）到处在找他的罪证，现在放在这个老实的村民家里，任四阿哥怎想都想不到，也搜不到啊。于是他马上换了一个笑脸，对天诏公说：货先放在你这，我迟点再拿，我到时再好好的赏你！天诏公帮老板办完货就欢天喜地的回到广州了。

但日子一复一日，总不见14皇子来提货，原来14皇子后来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后来雍正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故取金之事一直未有实现。后来，北京这边却（误）传来了话，14皇子因病不治……

没办法可还黄金，无奈之下，温天绍举家回乡。

2：白鹅潭丢金

天绍公回家乡后，妻子又开始怀孕。在一个寒冷的深夜，天绍公在大厅等待妻子临盆，忽然一个熟悉的黑影从眼前闪过，这时，内堂传出了婴儿的啼哭之声，妻子产下了一个白胖的小孩。

这时，天绍公忽然想到，刚刚熟悉的黑影莫不是十四皇子？

越想越似，天绍公心想：“看来是十四皇子来索债了”。

自此，天绍公对此子宠爱有加，此子取名温葱。儿子哭啼时刚好跌了一只景德镇陶瓷碗在地，儿子破啼为笑了，天绍公就令人买了数百只景德镇陶瓷碗，儿子一哭就把价值不菲的碗丢在地上。儿子就这样的宠爱下慢慢长大。并养成终日游手好闲，寻花问柳，洗钱如流水的习惯。

在天绍公老迈时，把家产分成数份，并对其他儿子说：“么儿是十四皇子来索债的，他日后把钱散尽时，你们要把自己的钱交给他用”。

某日，温葱在广州饮花酒，与一富有洋人起争执。洋人持财傲慢。温葱声言，咱每人拿一把金丢在白鹅潭，如何？洋人不甘示弱，跟从温葱你一把我一把地将黄金往河里丢。温葱面不改色，洋人惧之，灰溜溜逃去。温葱家财也悉数散尽，并感染风寒，归家后数月即驾鹤西去。

（题外话：按照常理是可以解释得过的，当时外面只不过是误传十四皇子被杀，其实他还健在。天绍只不过是得到黄金后思想负担太大了，而妻子生产时，天绍公又太劳累。所以恍惚间以为见到皇子，实在是平常得很。而由于他以为其子就是十四皇子来索债的思想先入为主，故在养育时不加以管束，养成他变为败家子罢了。）

3：水浮莲

温贤超家底丰厚，在家中修一鱼池，池中养有外洋友人所送水荷花（水浮莲）。相传在1738年，温贤超得子，取名温汝德。但温汝德生性好玩，3岁时，掉入池中溺毙。温贤超伤心之余命人将鱼池拆毁，并把水荷花丢入大芹涌。后来再生的儿子听信温家怕水之劝，给孩子改名时，名字均有“乚”（有船就不怕水），

其子分别就是大名鼎鼎的温汝适、温汝造、温汝遵、温汝达，温汝逢、温汝进、温汝遂、温汝道、温汝述。而当年温贤超掉入大陈涌的水荷花就是现在的水浮莲了，但仅是传说。南海有教授询问我时，我才作研究，经问数老人，均称有其事，并称有其9子名字作佐证，但真伪如何，可能就要慢慢研究了，以讹传讹未必真实，在此仅充作聊资。

4：任夫人：小小一品足矣

温汝适，龙山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出生于小陈涌一户书香门第。汝适自幼好学，长于诗文，而且聪明过人。他十六岁成举人，三十岁登进士，入值翰林院。后擢为太子洗马、国子监祭酒（光绪31年改为学部尚书）、都察副都御史等职务。乾隆六十一年（1796年），嘉庆帝登基，汝适擢升为兵部右侍郎，成为名倾一时的清廷重臣。

汝适一生为官清廉，处事正直严谨，朝野中称为“正人”。

汝适入京为官，客居京城，家眷一直留住乡中，两地分居。直到晚年，才偕母亲任太夫人进京小住。

嘉庆登基后，也算勤于政事，为了复兴先朝盛世，他常仿效先帝乾隆微服出访，视察民情，关注民生。

一天，嘉庆皇帝穿上便服，与三五侍从出宫私访。偶尔间来到寒酸的兵部侍郎府邸门前，嘉庆皇帝决定进去看望一下这位过去是自己老师，如今是肱臣的温汝适。这时，温汝适正在府中阅览方案，闻得有客来访，即步出大门，发觉来访者竟是当今皇上，大吓了一跳，急忙迎驾入内，跪拜圣安。嘉庆帝招手道：“爱卿不必多礼，只是路经此地，进来看望老师，我们君臣可以无拘无束，值此随便聊聊。”这时，嘉庆帝看到跪安之中有一位衣着朴素的女人，疑惑之际，汝适已明其意，禀告道：“此乃微臣

母亲，从岭南刚到京城，尚未熟习礼仪，请皇上恕罪。”嘉庆帝得知是汝适母亲后，连忙赐座；听说温太夫人来自岭南，引起了皇帝的兴致，于是连连询问岭南生活习俗、风土人情。而温夫人说的是粤语，汝适只好坐在一旁，充当翻译。谈话间，温太夫人觉得这位当今皇帝谈吐随和，没有什么架子，就畅所欲言，无所不谈。就这样聊了两个时辰，正当嘉庆帝准备回宫时。倏忽之间，想起温太夫人刚从南方远道而来，又是第一次见面，从师道礼教来说是自己太师母，汝适为国家操劳有功，应该赏赐封赠才对，于是开玩笑和任太夫人说，我想封赠你为诰命夫人，你想要几品？温太夫人心想：“我下人出身，而且是侧室，不能有非份的奢望。”想到这里，脱口而出：“皇上，小人俾女出身，不敢奢望，小小一品足矣。”此言一出，汝适大惊失色，急忙跪下请罪。心想：“不好，我虽为右侍郎，但未列一品，如今母亲大人无知，居然以为一品是最小的。虽是无知，但显然是犯下狂妄之罪，天威难测，皇上一旦责怪，定然严惩无疑。”但回心一想：“母亲是说粤语，皇上未必能听懂，如果皇上追问，惟有设法推搪吧。”温太夫人看到儿子那诚惶诚恐的样子，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也急忙跪倒在一旁。这时的嘉庆皇帝，好象没有听懂温太夫人说话一样。他吩咐侍从把汝适母亲扶起，带着微笑，告辞回宫了。温汝适如卸下千斤重担，抹去一额汗水，他多么庆幸这位当今天子没有听懂母亲的粤语。

数年后，温太夫人急病，驰书北京，汝适得悉，心急如焚，即上表朝廷，请休回乡侍母。嘉庆皇帝看到汝适的奏章后，先是揄扬汝适一番，并赠与金银布帛，同时传下圣旨：“封赠温任太夫人为一品诰命夫人”。

汝适闻封时，恍然大悟，他感激得涕泪满面。回家后摆设香案，望北而拜，深深感激这位宅心仁厚的圣君。

此事在老一辈里耳熟能详。

（注：二品以上称夫人，三品称淑人，四品称恭人，五品称宜人，六品称安人，七品称孺人。）

5：骨簪二太

任夫人，排行第二，乡人尊称为二太，性格温良贤淑，知人疾苦，从不以一品夫人自居，待下人也极端爱惜。有一日，夫人出游竹桥头街市，突然被小贼抢去头上金簪。跟班（即护卫）追捕，二太动了恻隐之心，生怕伤了人命，亦知是乡人缺衣失食方沦为贼盗，即慌忙叫不要紧，说这是骨簪。小贼被抓，惶恐跪下。二太不但无责备，反对其训勉有加，遂送与金簪。贼感动泪下，发誓重新做人。及后在南洋发达回，在小陈涌开一猪肉店，每日亲自送上肉孝敬二太，从不间断。当然，一品夫人的家，外人是不能轻易进入的，出于感激之心，小老板每日把上肉挂于温家横屋门环上，丫环每日开门必见有上肉挂于门，好奇之下摘日提前躲于暗处观看，方知因由。乡人因此尊称善心的二夫人为“骨簪二太”。

6：中国历史人物——救民于水火的温汝适

嘉庆皇帝老师、翰林、国子监祭酒（光绪31年改为学部尚书）、兵部侍郎（仅次于兵部尚书）、太子少保、都察副都御使等34个官衔，累加官至光禄大夫（正一品）加双眼花翎。

1. 1808年，他对英军入侵澳门直逼香洲，每个大臣均不敢言，他愤而弹劾两广总督的不作为，分析时势认为英军并不可怕，可断其粮道，深夜击其船底即可，朝廷采用，英军果乖乖败走（见温汝适详细资料）；

2. 1804年，当时海盗张保仔和郭婆带海上兵力达10多万，和当

时的朝廷兵力差不多,温汝适献计采取海禁等一系列措施,最终把张保仔收降;

3. 他对堤防的贡献直到今天顺德和南海还在使用他的堤防,在当时还另想别法筹到巨款用于堤漏,,避免崩堤,一直到解放,千千万万人民受到他的恩泽,救民无数,即是现在的“樵桑联围”(详见顺德历史会长李健明的报上文章),他1818年为了修桑联围,积劳成疾,于1820年上京途中在吉安不支病逝。

4. 他是佛教宣传的善心人士,其所作的功德为佛教著书称颂。

《因果报应之理论与事实》之(相随心转,善能改变命运)

5. 他也是广东省纪委作为广东历代本土和来粤的29位名臣之一,和林则徐,张九龄,袁崇焕苏轼和包丞等出书《政声人去后》,用来教育党的官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见详细资料)。温汝适(音括),字步容,号笈坡,乾隆十九年(1754)生于广东顺德龙山小陈涌乡下一个书香世家。他自幼聪敏好学,十六岁中举,三十岁成进上,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擅长诗文,字也写得极其漂亮。原先长期在宫廷中充任尚书房行走、侍讲、侍读一类侍



救民于水火的温汝适

臣之职。后来显露出文学以外的治国之才,引起朝廷重视,由国子监祭酒(主管太学的官)、太仆寺少卿递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最后官至兵部右侍郎,成为嘉庆后期的一位重臣。

温汝适居官勤谨正直、清正廉明,待人接物宽厚儒雅,在朝廷上被同僚誉为“正人”。他不但擅长诗文和书法艺术,更主要的是关心国计民生,经常深入了解各方民情,一方面如实上奏朝廷,一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

民间疾苦加以解决，深得民众的爱戴和拥护，是百姓心目中的一位清官。

一、巧运筹剿平海盗，还百姓太平日子

嘉庆九年（1804），汝适在都察院任职。这一年，他回乡（顺德龙山小陈涌）省亲。在家乡居留期间，有一天，他在乡间小道上散步，见二五乡民围在一起议论什么，但一见他来就立即闭了嘴，散开各干各的去了。他明白，因为自己是朝廷命官，大家不了解自己，自然害怕和疏远自己。于是他就脱下六服，按照本乡本土的礼仪和长幼辈分，恭恭敬敬地对“满脚牛粪”的泥腿子尊称叔、伯、叔公、伯公、阿姆……并在村头地脚随便往石头上一坐，与乡民聊起天来，乡民见他如此谦和，于是就敢在他面前说话了。有的说，广东海盗张保仔、郭婆带的势力越来越大，不久就可能打到我们这里来了。有的说，听海上作业的人回来，说张保仔、郭婆带他们可厉害了，朝廷水师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人多势大，武器又精良，说要打哪就打哪。个个青面獠牙，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稍有反抗，更是杀个寸草不生……乡民在说这些的时候，惊悸之色溢于言表。对自身的安危和命运充满忧虑。

后来，又有风言风语传到他耳中。有乡民说，对温汝适说这些有什么用？人家是京官，如果海盗要有害顺德，海盗还未杀到，人家早已收拾细软，携家眷远走高飞，遭受涂炭的只是我们这些穷百姓。温汝适立即放出话说，请父老乡亲们一百个放心，我一定要为家乡负责，替父老乡亲消灾。我的家眷不走，留在家乡与大家一道同甘苦共患难，有我家眷在，就有大家的太平日子。

但实际是，这事他要管起来也难。因为这属地方防务，自有地方政府负责处置。如果他插手管，则一定会得罪地方官吏及朝廷水师，对他本人及家族都大为不利。

但温汝适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利益和百姓安危，他为人处事的座右铭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见《左传·昭公四年》。意思是：只要对国家有利，个人的生死都可以不计较。）于是他奏准朝廷，推迟返京，对海盗为患的情况展开调查。

原来，从嘉庆初年起，在南中国海上，活跃着打红黄蓝白黑青旗号的六大帮海盗。其中以张保仔的“红旗帮”和郭婆带的“黑旗帮”最强大，全盛时期各拥有三四万人，五六百艘战船，且有新式武器装备，连朝廷水师也难与之匹敌。海盗以香港一带岛屿为基地，长年出没大海上，拦截中外商船和官府盐船，劫掠货物、勒收巨款，闹得一连几任两广总督都束手无策。

温汝适将有关海盗的情况、地方官吏的无能及朝廷水师之缺乏战斗力的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之后，火速赶回京城，拟成奏章，一一向嘉庆帝奏明，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改官盐海运为陆运，以杜绝海盗抢掠的机会；另外，建议改派强悍的大臣到粤，厉行海禁并组织团练防御，以此方法断绝海盗粮食和弹药的补给来源。朝廷采纳了温汝适的建议，并颁令执行。这样一来，温汝适实际上等于既得罪了广东地方高官和朝廷水师，又与海盗结下冤仇。但他一心只为国家和百姓着想，根本不将个人安危放在心上。

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朝廷实行以上措施之后，张保仔、郭婆带为了摆脱困境，分别派出船队闯入内河，一反原先不扰平民的做法，在近海乡镇大肆烧杀掳掠，以流寇式的野蛮手段，制造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惨剧，严重危害了广大平民百姓。

这时候，地方上和朝廷中都有人趁机起来说温汝适的坏话，甚至嫁祸于温汝适。这些人中，一些是平常贪赃枉法的贪官，他们一向嫉恨温汝适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为官之道，另一些是因为温汝适就海盗问题上书朝廷时使自己的固有利益受到伤害的地